

猝不及防的邂逅，燃起隐秘盛大的爱欲。  
澎湃如海的激情，化为绵延一生的哀伤。

# 有朝一日 你我互诉衷肠

IRGENDWANN  
WERDEN  
WIR UNS ALLES  
ERZÄHLEN

【德】丹妮拉·克林 (Daniela Krien) 著  
李伊予 译

媲美  
《情人》  
的爱情悲剧

撼动欧美15国  
读者心灵的爱之书，  
写尽爱之宁静炽烈、  
欢喜哀伤



# 有朝一日 你我互诉衷肠

IRGENDWANN  
WERDEN  
WIR UNS ALLES  
ERZÄHLEN

【德】丹妮拉·克林(Daniela Krien) 著  
李伊予 译

 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北京版权保护中心海外合同登记

图字：01-2013-4273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有朝一日 你我互诉衷肠 /（德）克林著；李伊予译. --

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13.7

ISBN 978-7-5104-4384-8

I. ①有… II. ①克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 152229 号

有朝一日 你我互诉衷肠

---

作 者 （德）丹妮拉·克林 著

译 者 李伊予

责任编辑 刘丽刚

责任印制 李一鸣 杨 扬

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（100037）

发 行 部 （010）68995968 （010）68998733（传真）

总 编 室 （010）68995424 （010）68326679（传真）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电话 +8610 6899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89mm × 1194mm 1/32

字 数 120 千字 印张：7
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4-4384-8

定 价 28.80 元

---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（010）6899 8638

## 精彩评论



这实在是令人震撼的一鸣，它以清澈而诱人的声音拨动人的心弦，令人流连忘返……

——雅妮娜·弗莱舍，《莱比锡人民报》编辑

散发着平静的旖旎，也蕴含着激烈的张力——一部令人惊喜的处女作。

——萨宾娜·杜尔茨

《慕尼黑水星日报》编辑、作家

小说通过优美质朴的语言展示了人生的光明与阴暗、幸福与绝望、天堂与深渊。

——莱纳·希茨勒，评论家、媒体人

丹妮拉·克林的作品带我们深入到羞耻与欲望交织的乡村生活中，让我们直面不安与希望……小说的核心深深地吸引着读者。

——加布丽·冯·阿尼姆，作家、记者

初试啼音就达到了高超的文学水准！

——安妮露丝·柯士纳

报告文学作家、抒情诗人

小说在讲述一个无限感人的爱情故事的同时，也描绘了东德时代的结束。作者用简洁而深情的叙述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。

——《布里吉特》杂志

感谢克里斯蒂安、克拉拉和罗莎

爱是创造了世界的女皇，要获得她就如同采摘带刺的玫瑰，那是滴满血的花朵，那是血浇灌的花朵。<sup>[1]</sup>



## KAPITEL 1

夏天，一个炎热而迷人的夏天。布伦德尔庄园是品字形的，正面是独立而狭长的二层住宅，带有一个大大的阁楼。谷仓紧挨着住宅的左首，大木门向里敞开着，正对着从后墙敞开的后门。谷仓后墙数米外，有座宽阔而扁平的木制建筑——锯木作坊；草地和柳树交错着，从此处一直延伸到河边。顺河而上，离老旧的水坝不远，有个坍塌的板房。河的对岸，茂密的森林耸立在陡峭的山坡上。

住宅的右面是牲畜棚，里面养着牛和鸡。它的后面是搭在木桩上的小木屋，里面洒满了木屑和干草，那是饲养鹅的地方。在长达 30 米的棚屋后面，又加盖出 10 米左右的车库，停放着几辆车。同谷仓和牲畜棚一样，



车库前后也各有一扇大门。从后门向左面望去，可以看到挨着菜地的羊圈；向前面望去，可以看到一片片被栅栏分隔的草场和铁路路基。越过铁轨向远方瞭望，可以清楚地辨认出亨纳庄园。

布伦德尔和亨纳是当地最大的两个庄园。人们都说，亨纳庄园还和战争前一模一样，无论是家具、壁炉还是地板，都无丝毫改进。窗户还是那种既漏风又窄小的老式样，冬天住在里面一定会冻死人。相比之下，布伦德尔庄园就现代多了，这儿甚至还装上了中央供暖系统。一进屋子，便来到一间小巧的前厅，左右两边的门分别通往厨房和起居室。正前方是通往二楼的楼梯，楼梯后面是通向菜园的门及地下室入口。

西格弗里德、玛丽安娜和卢卡斯住在一楼，弗里达和阿尔弗里德住在二楼。阁楼是约翰尼斯和我的天地。

厨房是所有房间中最大的。里面仍然摆着老式炊炉，虽然它还可以继续使用，但是弗里达祖母早已习惯用电炉灶煮饭了。餐椅和摆在厨房中央的大餐桌比弗里达还要老，那庞大的橱柜也同样陈旧。只有壁柜和橱柜新一些，是东德时代的产品。厨房虽然被收拾得干净整洁，但却总显得昏暗不明。现在是夏天，窗户大多数时候都敞开着。窗户是那种带有可旋转球形手柄的老式样，窗框上的白漆已经脱落得斑驳不堪。低矮的天花板既让人觉得安全，也让人觉得憋闷。

父亲西格弗里德正襟坐在餐桌前。只有点点晚霞的余辉透过院中栗子树的浓密阴影照进窗来。没有人说话。

在朦胧的光线之中，我只能模糊地辨认出全家人的面孔。慢慢地，其他人也依次坐下来，母亲玛丽安娜、祖母弗里达、约翰尼斯和卢卡斯兄弟，以及早先被人称作雇工的老阿尔弗里德。

西格弗里德切了一块拇指厚的粗面包，往上面涂了一层黄油，就着一片他妻子切好的红柿子椒，缓慢而沉默地吃起来。然后他面露微笑地说：“真好吃呀，我们现在能买到柿子椒吃了。你们知道吗？这是健康食品呐！”他的眼睛虽向上瞧着，却没有抬头。

儿子们没有回答。他的妻子玛丽安娜点头说：“我们最近会常常吃到这个的。”西格弗里德拿起装柿子椒的盘子，端向弗里达：“母亲，试试吧！”边说边鼓励似地点点头。

我茫然地环顾四周，祈望弄明白这个家庭的规矩。我在这儿住的时间还不长：五月的一个星期日早晨，约翰尼斯对我说：“今天我不送你回家了，我父母希望认识你。”自那天起，我就没有离开过这里，现在刚刚六月初。

餐桌再次陷入了沉默。我琢磨起人们咀嚼的声音，阿尔弗里德的声音最响。他自顾自嘟囔着，并未瞧西格弗里德一眼：“一切迹象都表明，那小丫头今晚就要生牛犊了。”西格弗里德点点头，透过窗户朝牲畜棚看去。



约翰尼斯慢腾腾地站起来，眼瞅地面说：“我还要出去一下，到城里见朋友。”

“骑摩托车去吗？”玛丽安娜也边问边站起来。

“都坐下！”父亲的声音虽不大，却透着威严。我既喜欢听这种声音，又有几分害怕，但其他人并不怎么怕他。

“约翰尼斯，不带我去吗？”我边问边盯着他低垂的头。他既没抬头，也没回答我，就那么站着，然后沉默地走出了厨房。

一条蜿蜒的乡村公路从两座庄园旁边经过，两条羊肠小路分别连接着两座庄园与公路。村子在公路的另一边，距离庄园大约300米。正值六月天，公路两边的菩提树散发出阵阵浓郁的芳香。一座桥横跨河两岸，附近便是菩提树酒馆。

在酒馆后面，环绕着池塘，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房屋院落、邮局、商店和教堂。窄小的街巷像蛇一样在房屋之间盘旋，并向着更远处的村落曲折伸展。在那些从村子中心向外延伸的街巷中，有一条笔直地通往两栋扁平的水泥建筑——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管理处，这两座建筑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，像是无意间掉落在草坪上似的。它们背后是引人注目的巨大的合作社猪圈。

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村庄。无论是战争还是东德都没能毁掉它，弗里达祖母常常这样说。除了几栋新住宅

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外，这儿长久以来都没有什么新变化。像这样的村庄是越来越稀少了，每逢周末都引得很多城里人来这儿散步。

鸡在庄园四周跑来跑去，玛丽安娜忘记把它们关进棚里了。弗里达从二楼的一扇窗户中探出身大喊：“玛丽安娜呀，狐狸会把鸡叼走的！都 20 多年了，你还没记住，天黑前要把鸡关进窝。”

老栗树的树荫遮蔽了整个屋宇。西格弗里德向大家宣布，这棵老树过于庞大，不久之后会伐掉它，重新种一棵树。

玛丽安娜一直跑到谷仓尽头，看着她的儿子驾着漆成黑色的 MZ 摩托车飞驰而去。我从玛丽安娜的衣橱里取了一条围巾搭在肩上，靠着大门张望他们母子。玛丽安娜走回来时对我说：“这条围巾很适合你，别担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”

我才没有担心呢，是她自己瞎操心。只要约翰尼斯不平安回来，她就一刻也不会平静。最近，乡村公路上发生了好几起严重车祸，甚至出了人命，其中还有约翰尼斯的一个朋友。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对着乡村的新鲜空气吐出袅袅烟圈，然后去帮玛丽安娜把鸡赶回窝里。

直到午夜时分，我才听到摩托车轰鸣和熄火的声音



音。阁楼里储满了日间的热气。我图凉快，脱下连衣裙，换上一件白色睡衣。我在阁楼上的几个箱子里翻出了这件弗里达早先穿过的睡衣。

从后窗望出去，我看到起伏的丘陵和湍急的河流，还有森林和草场上的牛群。从前窗望出去，我能看到庄园的院子，并透过栗子树叶观看小鸟的繁衍。从阁楼的窗户望出去，我能看到牧场、羊圈和铁轨，直至远方的亨纳庄园。自从搬到阁楼里，我才发现这儿的风景格外有魅力。此时此刻，我认为这儿是世上最美的地方。

在朦胧的夜色里，我只能看到约翰尼斯。我看着他吧摩托车推进车库，然后走出来，点了一支烟，朝阁楼望过来。他看不到我，我把灯熄了。如果打开灯，我就会看到蜘蛛沿着透明的蛛丝没完没了地从天花板上垂下来，那让我浑身发麻。约翰尼斯笑话我像小孩子一样胆小。

约翰尼斯刚从城里回来，之前和艺术家们在一起。

当约翰尼斯走进阁楼时，我假装睡着了。他随手把衣服扔在地上，像往常一样草草地刷完牙。已经深更半夜了，明早我们还得出门。我打算明天再扯一遍“第三个钟头才有课”的谎言，然后就赖在床上等他放学回来。约翰尼斯是毕业班的学生。我们是同校，他读12年级，我读10年级。从前和母亲以及祖父母一起住的时候，我每天必须步行45分钟下山到小镇上，然后再坐公交车去县城上学。那时，我每天要花1个多小时去

学校。回家则要更久，因为我得爬山。

现在虽然可以方便地乘坐约翰尼斯的摩托车去学校，但我仍然经常逃学。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旷了多少节课了。这是明摆着的事：无论我如何努力也跟不上进度了。我一般用抽烟和看书来打发上午的时间。午后，我和约翰尼斯常常四处去兜风，有时会去城里的艺术家咖啡厅。在那里，人们不到天黑就开始喝伏特加和葡萄酒，并且没完没了地聊天。约翰尼斯喜欢那里的气氛，而我却找不到什么乐趣。

稍后，我们会走上楼梯，进入蜘蛛窝里做爱。约翰尼斯熄了灯。在被单下，他总是那么温柔地与我缠绵，从来没有弄痛过我。他是我的第一个男人，我想我是爱他的。







## KAPITEL 2

次日清晨 10 点，约翰尼斯早早就去了学校。我正在洗脸池前，自恋地对着镜子梳理我的长发。突然，地板在我赤裸的脚下震动起来。对来自楼下的敲打，我不能置之不理，那是弗里达干的。她站在阿尔弗里德的小屋中，用粗糙的双手举着扫帚把儿，捣着天花板。我除了乖乖下楼别无选择。不然，她就会不停地用饭勺“当当当”地敲击暖气片，直到我下楼为止。弗里达不赞成我这样旷课，但她是个讲求实际的女人——既然我已经待在家里，那就不妨差遣我帮她做饭。

阁楼的窗台上摆着我的书，我本来是打算到花园里去看书的。我真有些生弗里达的气，但又无可奈何。我



要先刮马铃薯皮和切洋葱，德米特里·卡拉马佐夫<sup>[2]①</sup>的命运必须等待着。

可怜的德米特里，格鲁申卡<sup>②</sup>会答应你的爱吗？

我用发刷的木柄敲了三下暖气，示意“明白了”。我不应该用脚踢，要避免暖气上的漆脱落到地板上，这样可以省却阿尔弗里德的清扫工作。离开阁楼前，我打开窗户给花盆里的薰衣草浇了水，并吸了起床以后的第一支烟。一瞬间，一阵美妙的眩晕使我站立不稳，我忙依靠着窗台，向院子里望去。玛丽安娜正站在牛棚前，看着新出生的牛犊。从凌晨3点到5点，母牛莉丝一直在奋力地搏斗，最后在大伙的帮助下才生下了这头健康的牛犊子。西格弗里德是4点左右进牛棚的，先观察了一段时间，他才动起手来：用胶皮长手套套住自己强健的手臂，然后用缰绳绑住牛犊的前肢，把它拉了出来。这会儿，小牛犊已能用颤抖的腿立在母牛身下，吸吮着乳头，品尝它的头一次乳汁。今天的阳光格外灿烂，晚些时候，我也许会和约翰尼斯双双躺在河畔，我会用手抚摸他的一头金发。从他父亲身上，他似乎只继承到这头浓密的金发。待到晒够了，浑身吸足热量，我们也许

---

① 德米特里·卡拉马佐夫（Dmitri Karamasows）：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的男主人公之一，老卡拉马佐夫的长子。——编者注

② 格鲁申卡（Gruschenka）：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的女主人公之一。——编者注